钢铁部队

张惠生／著

华文出版社

封面摄影：乔天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BUD
谨以此书
献给钢铁部队的曾经谱写和正在继续谱写英雄篇章的全体指战员
献给支持钢铁部队指战员创功立业的所有家属和亲友
献给所有关注钢铁部队以及所有崇敬英雄的读者

钢铁部队

下卷

张惠生　著

华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责任编辑：高建中　张惠军　张 勤

封面设计：张禹宾

责任校对：高尔虹　李志亮

钢 铁 部 队

张惠生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5　字数：627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上、下卷）19.80 元

ISBN 7—5075—0351—8/I.116

目录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十章　穿迷彩服的侦察兵

这支部队的几个侦察连，曾创造出光荣的业绩。有的侦察英雄早已被人们传颂。其中一个侦察连三排是“杨子荣侦察排”，另一个侦察连与军直侦察连是在抗美援朝中奇袭武陵桥的连队，军事教育电影《奇袭武陵桥》和故事片《奇袭》就是依据那次战斗拍摄的。还有一个侦察连是特等功臣、二级英雄张兰亭所在的连队。这里介绍的是这些侦察连的新一代侦察兵们。

63、今日杨子荣侦察排

杨子荣侦察排于 1947 年 5 月与一师侦察连合编，如今这个侦察连是装甲侦察连。新一代侦察兵，创下了新的业绩，中央军委授予装甲侦察连“英雄侦察连”光荣称号。两年后，中央军委又授予侦察营“卫国英雄营”光荣称号。这两面锦旗的大幅照片，已经陈列在山东牟平杨子荣纪念馆。

● 侦察连连长说，能把我活捉了就合格

杨子荣那个时候穿的是更生布做的棉衣，条件好时是部队供给处自己做的棉衣，杨子荣的军装是用缴获日本人的呢子衣服改的。杨子荣外出执行任务所带的武器是匕首、盒子枪、手榴弹，执行大的战斗任务时才配置机枪。所携带的食品是高粱米饭团子，或是窝头，冬天窝头冻实了，吃时需要在怀里暖化，或是用匕首切成小块，象化冰糖一样地吃，或是放在火上烤，烤化一层吃一层。

80 年代末，杨子荣排的同志与配属班排执行任务时，着装已是迷彩服，他们的生活也如同涂上了迷彩。以一次外出侦察为例，每天所带的食品有：特制软包装米饭加菜两包，其中掺有玉米粒和红豆的各一包，压缩干粮一包或椒盐饼干一包，软包装饮水三袋，水果罐头一个，火腿一袋或牛肉干一袋，巧克力两块，蜂王浆一支，薄荷两块，鸡蛋两个或鹌鹑蛋五个。加防咳嗽药一包，防拉肚子药一包。

看到一连串令人开胃口的字眼，不禁会令人担心：这还能打仗吗？

其实，真的去看看他们的训练生活，就不会担心了。他们在野战生存训练中，要把食品和饮料在驻地封存，七天训练，每人只发一天的压缩干粮和罐头，然后进入深山老林，吃要靠打野食。当时的参谋王跃给大家讲，凡是鸟能吃的东西，人就能吃，再进一步，凡是背朝天的就能吃，就看你会不会吃。蝎子，看起来吓人，北京的饭店有一道昂贵的菜叫烤全蝎，侦察员们在野外吃时，把这东西叫作烤琵琶。

各式野菜，是蔬菜，野果是水果，肉类比较多，山鸡活拔了毛，用小锹把头一剁，架在火上烤，很有新疆风味。当时任班长的李风祥他们那个组专门找好了带杈的木棍儿，见了蛇一叉，就把头叉住

了，按住，提起来一抖，蛇就没了反抗力，先吃胆，再剥皮，用压缩干粮盒炖蛇肉，加蘑菇，这叫白龙戏珠，有时还能找到野韭菜什么的做调味品。

蘑菇是山珍，排长山军胜他们那个组最拿手的是鸟肉炖蘑菇，没盐，和罐头肉掺在一起炖。用手榴弹把压缩干粮砸碎，煮成粥，就全了。可惜有一次菜里混入了少量的毒蘑，吃完了，一个兵说有点头晕，好多人一听也觉得不对劲了。遇有紧急情况可以在山林里打红色信号弹求救，可这次还不算紧急，就照预定措施找水，自救互救，慢慢就缓解了，睡了一觉，醒来都没死，又采蘑菇去了。

山野并不是处处为他们提供方便，他们有时也要吃田鼠，吃草根树叶。山里老乡见了，心疼得很，骂干部心狠，变着法儿给侦察兵们送上饭去。有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父母叫他背了一面袋土豆和莜面卷，翻了几个山头，送到山军胜他们组，可侦察兵们不能吃，买也违反规定，不然还叫什么野战生存训练呢。这个男孩子见他们捉蛇吃，就吓坏了，说蛇是小龙，平时失手打了蛇，回来还大病一场，害了蛇的性命，会有大祸。

侦察兵就笑道：是啊，全怪我们害了蛇的性命，可它身上的肉太美了，我们馋得很，还是让它发扬发扬风格，让我们吃了算了，来世让它成大龙。

搞散打，练倒功，一天要摔几百次。战士杜守太刚入伍时不敢练后倒，大家就用大扫帚把他抬起来摔，后来到底是摔出来了，成了一名好侦察兵。五公里越野，要负重，绑沙袋。侦察科长曲明安发了话："跑 20 分钟以内的奖励一次探家。"炊事班长贾国庆跑了 20 分零 3 秒，差 3 秒没探上家。

捕俘训练，干部骨干要充当假设敌，经常被打得伤痕累累。部队讲的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时候侦察连的口号则是平时多流血，战时少牺牲。

贾国庆他们搞捕俘训练，充当假设敌的连长李连春摸上来，把他们批了："不行，不合格。我摸上来，你们没发现，我倒把你们发现了，这叫什么潜伏。你们能把我活捉了就算合格了。"这种训练，他们讲究必须一招制敌，你扑上去不能一下子制服敌人，你就完了。现在武器装备和过去不同，敌人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对假设敌当然也得一招制服。那次黄端杰他们潜伏，李连春连长偷袭上来，没找到目标。潜伏的侦察员们嗖地扑上来，一个兵把"敌人"的腿一抱，另一个兵已来了个锁喉，那个老兵一只手直插"敌人"裆部，把那团肉乎乎的机要部门一抓又一拽，"敌人"疼得一叫，嘴张开了，一个制式的木塞立刻钉入口中，再也呼喊不得。

"敌人"两手给铐上了，被侦察兵往背上一背，撤离现场。只有两腿还能挣扎，结果两腿也给铐了。再一看，不好了，"敌人"怎么不动了，一个兵大喊："连长背过气去了，翻白眼了。"赶忙松开手，战士慌了神，说要不要口对口呼吸急救啊，连长好半天才缓过来，这一次他很满意。

● 新一代英豪的微声战斗

杨子荣排的侦察兵们，终于赢得了一次接受检验的机会，他们可以上前线象当年杨子荣一样去捉活的，这年恰是老排长杨子荣牺牲40周年。并不是所有同志都能参加捕俘，需要挑选，挑选的方法就一个字："赛"。看谁行。这时候说什么都没用，都有文化，又都聪明，谁不会说啊。

要赛的科目很多，一项不行，淘汰！有的是卡时间，差一秒也不行；有的是截取，负重爬山，领导在山顶上，侦察兵们在山下，一声令下，往山上攀登，头一个上去的是贾国庆，录取了。第二个、第三个，依次录取。再爬上来的，不要了，你们带到那边去吧，当即申辩

的有，哭的有，反正不行了。有个兵叫刘长春，差了几秒，入了另册，买了大重九烟找连长，先是讨好地笑，连长说不行就是不行。他就哭起来，终于把干部们哭动了心，批准他参加，但不能参加捕俘组，只能参加接应组。

战士刘勇明，考夜间行军，他发了声响，爬山又超了一分钟，淘汰了。他很有心计，不找连里扯皮，直接找了政委郤万增，政委只好说："我向你们连里说一说。"小刘放心了，政委说一说还能不管用？

班长李凤祥，1.70 米的个头，体重只有 110 斤，他在家练过举重，5 公里越野赛时，全副武装，负重 20 多斤，挎包里还得再放两块砖头。他用了 17 分钟，这个项目就过关了。在执行任务之前，他的家乡发了大水，全家失踪，部队给了他 5 天假。回到家乡找了两天，在距他们村 40 里外的一个灾民集中的学校找到了他的爱人，这就到了该归队的时间了。什么也来不及安排，他很想看看他的家，全是水，边走边游，游到家了，看了看里外都是水，很多东西漂着，也没进去就匆匆地归队去了。

四月份，他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之后进行战斗编组，在此之前，捕俘组制定了四种方案，八种打法，在沙盘上反复推演。

捕俘组进入了潜伏。

那是一片芦苇地，远处观察，芦苇茂密，近了看，空隙很多，猫不住，侦察员们只好全趴在泥水里，天下着雨，泥浆差不多把全身盖住了，正好利用隐蔽，脸露在外头，脸上涂着绿油。

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不能动，浑身早已麻木。快到撤离时间了，还不见动静，侦察员们不能不着急。他们已经是几次出来潜伏了，有一次到了潜伏地点，他们把携带的食品饮料都按预定方案埋起来，需要时再挖出一些来用，那次突然出现了意外，不得不火速撤离，埋的食品也顾不上取，就撤出了，结果路上又饥又渴，只好嚼草

根，嚼野菜。这次潜伏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再失去机会，就更令人遗憾了。

他们终于等来了两个宝贝，两个持枪的身影，一胖一瘦，从侧面移动而来。雾很大，侦察兵发现时已无法通知后边的人，只好默默地让鱼入网。那两个人走着走着感到不对劲，便把枪保险打开了。刚走到第一捕俘手王平中跟前，王平中一跃而起，来了个前抱膝，第二捕俘手李凤祥正像青蛙似的趴着，他就势两腿一登，很有些象蛤蟆功，跳起来，一手单臂锁喉，另一只手立刻把瘦子枪上的保险关上了。另一捕俘手黄端杰和捕俘组长王跃也跃上去各展招式，瘦子的枪把黄端杰的眼眉顶了个包，但无法开枪，于是一口咬在李凤祥的手上，血流了出来，李风祥当即一个横勾拳，中在太阳穴上，拿木塞给他往嘴里塞，他咬紧牙关不开口，只好堵了他的鼻子。他没法呼吸，嘴就自动张开了，木塞趁机钉入口中。

那个胖子撒腿就跑，跑得极快。侦察兵就用微声枪打了一个点射，胖子无声无息地倒了。

俘虏被铐起来，往背上一背，另一个兵抱了腿，火速撤离，俘虏全然不用自己走路，就给带了回来，几分钟结束战斗，百米之外任何声响都没听到。

遇上这种“微声”战斗很麻烦，战斗准备要把炮弹从很远的地方背来，有时“微声”战斗根本用不上炮火支援就胜利结束了，于是还得去把炮弹再背回去，背没有用上的炮弹，觉得很亏，很累，炮兵也很丧气，他们失去了显身手的机会。当时负责炮兵阵地的毕金华主任也有些恼火，说真不如一声令下，把炮弹发射出去，这也是训练，也是威力，打仗，打的就是尊严。

这些侦察员和他们的老排长杨子荣一样，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次侦察任务。在杨子荣纪念馆，有一行醒目的字：“大智大勇，一代英豪”，这题词用在今日的侦察兵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野橄榄

杨子荣侦察排所在的侦察营，有一任营长是王跃。王跃是在军营中长大的。他的父亲，1944 年从山东临沂出来当兵，是在这个师副政委的职位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王跃入伍后一直当侦察兵，性格也成了侦察兵式的，直率，硬碰硬。他吃过亏，当侦察连副连长时，凡事非要弄出个是非曲直。因此他在副连长位置上呆住了，有三次提正连的机会，都告吹了。后来说给他换换，调到机关作训股当参谋，还是副连职。

部队要选拔上前线的同志，需要侦察专业好的干部，动真的了，挑上了他。

侦察科长曲明安对王跃很了解，觉得比来比去还是王跃最合适。侦察营长去了，也说就王跃行。晚上就找王跃谈话，他知道王跃的性子，而且王跃这时候不属于侦察兵，人家是作训参谋，所以话就不好跟王跃直说，先兜圈子扯连队情况，说现在连里确实找不出个好副连长，没好干部怎么能打胜仗，然后就一个个地列举干部，说这个人的素质不行，那个人的专业不行，举了一个连长，也不行，王跃一听就有点闷气。王跃当副连长时，这个连长还在军校没毕业，还没当干部，现在人家当了连长，自己还是副连职。

王跃真想说几句，可他没说。

王跃早已听出了对方话中之意，可他并不急于吭声，对方的话又深入一步："当副连长是要带捕俘组的，不过硬不行，你当副连长比他们强些。"

王跃心想：人家的话也只能说到这儿了，自己不管是副连、正连，反正是个军人啊，是个老军人的后代啊。上去比一比啊，总比失去这个比的机会而终身遗憾好。王跃轻咳一声开口了："也别说

什么了，为了连队，我去吧。”

营长一听这话，当即说：“想好，不能再改了。”

王跃说：“不改了。”

就要出征了，王跃回了一趟家，父亲一见，说了声：“回来了”就无话。他对孩子们总是那么严肃，他是军人又是首长，是父亲兼首长了。

吃晚饭时，王跃说了上前线的事，姐姐很不高兴：“你是干什么的，跑到那儿干什么去，这时候就有你了。”

父亲默默的没表态，一句话也没有。一直到晚饭之后，父亲过来了，开口便说：“打仗，主要得机动灵活，要多考虑问题。”父亲毕竟是军人，他根本没说同意不同意去，服从是军人的天职。

这是一次首长兼父亲的谈话。作战经验什么的谈了不少，俨然是首长，但也还是加上一些“要小心，别伤着，你从小好急，又好胜，你妈妈的病，你放心。”显然是父亲。

平时王跃他们姐弟都觉得父亲太正统，说父亲一辈子没有特别知心的朋友，王跃现在突然觉得他们太缺乏对父亲的了解了。父亲打日本，打蒋匪，28 岁当了团政治处主任，抗美援朝回来之后那么多年，只调过两次职务，团政委干了十年，52 岁就退下来了，爸爸有爸爸的内心世界，儿子是永远不可能真正步入这个世界的。王跃察觉了那是一个坦荡的宽阔的只有毕生献给军队事业的人才有的一方天地。

这时候，王跃的母亲已是癌症晚期，不能动，头发都全脱落了，王跃不能把参战的事告诉母亲。

母亲是学生出身，在学校时是高才生，长得很漂亮，志愿军回国之后，她嫁给了一个军人，默默无闻地操劳着，把孩子们都拉扯大了，她却得了绝症。

王跃很清楚，母亲没有多少日子了，医生说最多还能维持几个

月，其实不用医生说也看得出来，母亲已是在病痛中挣扎，说话已很费力，哀痛的目光中又带着对人生、对亲人的留恋。她极怕孩子们离开她。出征前两天时间，王跃知道这是他一生中和母亲最后在一起的两天了，他知道参战回来，就会见不到母亲，母亲的病不会让她等到儿子凯旋。

这两天，王跃不再做别的事，只和母亲呆在一起，别的事以后都能做，都能补救，和母亲团聚的时光是无法补救的。他推着轮椅陪母亲散步，给母亲说家常话，倒水，喂药，每一件小事都显得那么珍贵，每一分一秒都那么难得。

两天过去了，临走，王跃回头看了一眼，他看到了母亲一双慈爱的目光，他知道这便是永别。

他是在前线作战时接到母亲病故消息的。

刚到前线，战士们还不适应，头一次站岗，树上掉个橡子，以为是敌人偷袭了，就开枪。头一次外出侦察，有六个兵落在后边，觉得周围黑洞洞的全是敌人，就在报话机上喊："我被包围了，向我开炮。"人们过去一看，根本没有敌人。在这个时候只要干部在场，战士们就不一样了，就有了支柱。头一次排雷，是工兵一个副班长，王跃就在他身后，平时训练排一颗雷几十秒，可这次排了十来分钟，浑身是汗，还没排出来，王跃就说："你到后边去，我来。"王跃一连排了三颗雷，大家就不紧张了。志愿兵王平中也上来排了三颗雷，工兵排了四颗，通路打开了。这天正好是10月1日。以后人们排雷，精神压力就小了，还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把一颗雷挑了回来，战士说："这雷好漂亮，只能看不能摸，一摸就犯错误了。"

某团政委的毕金华曾在参战日记上这样记载道："人们说他（王跃）是《高山下的花环》上的副连长，上前线了给了他一个送死的官儿，他带领侦察兵前去侦察30余次，野外潜伏侦察107天，最长的一次是8天，行程2400多里，4次差点丢了命。"

但他没有死。

11 月 7 日，侦察行动中他跌入一个看不见底的深崖，都以为他完了，但他被树挂住了，被人救起后发现，只落了点轻伤。

另一次侦察，巨大的风化石滚落下来，砸在他的位置上，但偏了一点，只击中一只胳膊，把手表砸坏了。

还有一次执行任务回来，遭到猛烈枪击，他动作快，伏在石后，没被击中，后来知道是老大哥部队把他当成敌人了。

第四次是他们被包围了，由于他预先就选好了一条撤退路线，结果他带侦察兵撤了出来。

人们说他和阎王爷握过四次手了，阎王爷是想把他拉过去的，没成，他的劲大。

一次夜里，他们休息的地方只有一尺来宽，稍不慎就会滚下去，王跃他们是用背包绳捆着睡觉。

有时几天不能睡觉，战士一坐下来就睡着了，王跃不敢睡。一个兵不到三分钟就打起鼾来，王跃给了他一脚，这个兵说："打死我也得睡。"

王跃带侦察兵执行那么多侦察捕俘任务，没有一个人伤亡，每次都安安全全地一个不少地把大家带回来，当然也有时会多带个人回来，这是他们捕俘的战利品。

大年三十，没有水，他们接雨水，说是老天送水来了，大家以水当酒，以罐头盒作杯，频频举杯，一饮而尽的有，慢慢品尝的也有，喝完了再添。在那次 8 天 8 夜的潜伏中，吃的喝的全完了，又是旱季，指望不上雨水，真是饥渴交迫。他们找到了野果，王跃一看，是野橄榄，他们还没吃过，放在嘴里嚼，苦得很，再嚼，竟然嚼出了一种甜味，咽下去，回味无穷。他嚼着，眼里就湿润了，他看那几个年轻的士兵，也嚼得津津有味，王跃也才 26 岁，战场使这些青年咀嚼出了许多同龄人还体味不到的野橄榄的滋味。

军区开庆功会，把他们全部请去，宿舍里也摆了各式水果，吃起来，都没有野橄榄好吃，都不像野橄榄那样能令人回味。

64、黄埔军人的后代

● 他，朝着家乡的方向跪下来

韩小雷的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个年轻的中校军官，后在西南起义，解放之后在西南军区体工队，管篮球运动。韩小雷的母亲当时是排球运动员。韩小雷有一个姐姐，那是个勤奋善良的姑娘，成绩是拔尖的。她考大学，成绩远远超过录取线，由于父亲的历史，她没能上成大学，精神失常了，披头散发在外跑，失踪了。

1980 年韩小雷的父亲落实了政策，韩小雷可以像其他青少年一样地生活了，不再受岐视，考学也不卡了。他的学习很好，他说他一定要上大学。1985 年接兵的来了，他问，我能去吗？人家说怎么不能呢。他对父亲说，想去当兵，他是独子，父亲却答应他：好吧。

军装一穿上，父亲打量着儿子，儿子是个军人了，自己这么大的时候，也是军人，在他的印象中军人总是和年轻在一起，和风华正茂联在一起。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还能有幸被批准当兵，他凭着一个老军人的感觉，儿子能成为一个好军人。

韩小雷当兵之后，部队要挑选一些同志上前线，挑选很严格，可谓百里挑一。韩小雷当时是保管员，希望不大，他咬破手指写了血书要求上战场。一个人在和平时期当兵，能赶上参战，是很难得的。领导说，试试看吧。他的军事素质很好，是个标准的侦察兵。越

野赛，那么多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号令一下，同时起跑，他跑得很快，谁都知道这跑就是答卷，就是决心。他像抄水之燕，但更确切地说，象战场冲锋。

从那以后，在他的军旅生活中，始终是在冲锋。

他上了战场，他把这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说过真正的军人应该是在战场上诞生，他盼着迎接着这种诞生，也许这种诞生是在自己流血牺牲的那一个时刻。他想过，作为一个经历过战斗的军人出现在父亲面前的时候，父亲会何等欣慰，因为父亲是个真正的军人。

他在战场上得知了父亲病逝的消息。政治处主任毕金华去安慰他，他无法寄托对父亲的哀思，只把战地的一束绿枝，摆放在那红土地上，一叠白纸，一张张揭开，点燃。他穿着侦察兵的迷彩服，朝着家乡，朝着父亲，跪下来，泪珠滴在红土上。

第二天，他又执行侦察任务去了。

● 孤胆英雄

在临近新年的一次侦察捕俘中，韩小雷担任参谋傅平山的通信员，捕俘组捉到俘虏后，便打了遭遇战，他们撤至一个山洞，傅参谋出去联络，临走把地图交给韩小雷说一定要让大家全部安全返回，地图是绑在排长林江的绑腿内带回的。

路被封锁，只有从另一个方向迂回。再往前就是深崖。敌人的手榴弹投过来，侦察员们机敏地一翻滚，利用地物隐蔽还击，大家贴近一条石缝，韩小雷滚落在另一边，隐蔽中不能呼喊联系。

林江举枪一梭子扫去，上边又有手榴弹投下来，落到崖下去了。林江和一个侦察兵跌入一个七八米深的沟，万幸没有伤着。

天很黑，侦察员们拉着背包带，一点一点地下到百米深的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